



看到的是面孔
感触的是心灵

勇者雄心

“来无影、去无踪，如闪电、似清风，单枪匹马闯敌阵，捕捉俘虏探敌情。水深千尺能渡渡，山高万丈敢攀登……”一首《侦察兵之歌》，唱出了侦察兵的血性胆气和过硬本领。他们的战场可能在险峻的山峰和湍急的河流，可能在陡峭的悬崖和广阔的大海……为了能够从容面对艰难险阻，完成

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，他们必须经受千锤百炼，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。

本期《士兵面孔》聚焦4名来自不同任务部队的侦察尖兵。透过他们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感受侦察兵顽强、坚韧和自信的精神特质。

——编者



【人物名片】王友超，第73集团军某旅三级军士长，荣立三等功1次。

闽南的盛夏骄阳似火，浪花卷起白色的泡沫不停地拍打着沙滩。王友超深深吸了一口腥咸的海风，蒸腾的热浪令视线变得模糊起来。

面对侦察兵一年一度的“万里蛙游”考核，大伙儿心中都有些忐忑。与以往不同，这次考核要穿越海湾，直抵风急浪高的外海。作为全旅公认的“蛙游之王”，王友超明白自己必须做出表率，给战友们打一剂“强心针”。

到达考核地域后，战士们在岸滩迅速编好队形，王友超主动站在最前面充当开路手。一声令下，大家喊着整齐地呼号冲入海中。

当官兵穿越海湾，来到外海后，万里晴空突然乌云翻滚，原本就风急浪高的外海瞬间巨浪滔天，把设置在海面上的浮标全部打散。

若放弃比赛，救生艇近在眼前，但连队将要失去多年来保持海训第一的荣誉；若坚持游完，失去浮标指路极有可能游错方向，大伙儿将在巨浪中陷入险境。

看着踌躇不前的连长和精疲力竭的战友们，王友超知道只有找到浮标，才能寻得一线希望。

“我去寻找浮标！”王友超凑在连长耳边大吼一声，跃身扎入浪中。

“注意安全！”连长的叮嘱声瞬间被风浪吞噬。

巨浪中沉浮，堪比坐云霄飞车，一会儿被推至浪峰，一会儿又陷入浪谷。王友超觉得四肢像绑上铅块般沉重不堪，每蹬滑一下都要耗尽全力，稍不留神就会呛进海水。咸、涩、苦、腥的味道如同打翻了的调料罐，冲进鼻腔和肺部，眼泪瞬间涌出。

“现在放弃还来得及……”看着怒海汹涌，王友超心底忽然闪过退缩的念头。

“怕死不当侦察兵！”正在犹豫间，脑海中猛然炸响新兵班长的呵斥声。

刚学游泳时，王友超和战友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泡在海中，皮肤被晒得发红开裂，手轻轻一撕成片脱落；双脚被海

逐浪

林锋港 尚猛

水浸泡后，肿胀得像馒头。每当有人想要放弃，班长总会在旁边吼一嗓子：“怕死不当侦察兵！”天生倔强的性格，让王友超把这种“不怕死”的精神发挥到极致，他始终保持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头，游泳水平越来越高。

又一个浪头打来，王友超咬紧牙关，拼命压制生理上的不适，甩开退缩的念头，坚定地在巨浪中穿行。

大海浩瀚无垠，王友超不仅要在怒海中劈波斩浪，还要根据风向寻找偏移浮标可能的位置。经过一次又一次尝试，他最终找到被打散的浮标，并利用礁石、灯塔和海岸边明显建筑等参照物确定它们的新坐标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连长心中的担忧愈重。正在懊悔时，远处一个身影从浪风中快速游来。只见他在碧波中舒展双臂，双腿一收一蹬，身子就在浪潮中跳出几米远，身后溅起一串浪花。

“是王友超！”有人大喊了一声。

战友们惊喜万分，拼尽全力跟着王友超向前游去。在浮标的指示下，大家成功游到终点。

表彰会上，王友超和连长共同举起“海训先进单位”奖牌。奖牌闪着金灿灿的光芒，一张张黝黑的面孔上都漾起了自豪的笑容。

摄影：张立 马乐清 尚猛 苏清鹏 刘凯

第5466期

长征

攀登

张军



又湿，手掌磨破一层又一层，陆战靴磨烂一双又一双。在一次次极限训练中，他练就了一手攀登绝活。

此刻，王文沙伸手抹掉脸上的雨水，狠狠地甩掉一端甩到山顶的山岩上，拽动另一端，绳子立刻紧绷起来。他深深吐出一口气，将身体贴在崖壁，开始攀爬。

崖壁上的石块早已风化，每蹬踏一步，碎石便噼里啪啦地脱落一阵。雨水打湿绳子，有点滑腻腻的感觉。王文沙把注意力集中在手部，绷紧、交替……酸软无力的感觉从手心传来，他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

身边草丛中传来清脆的虫鸣声，仿佛在他为他加油。黑暗中，一股血腥味伴随着冷风吹来，他意识到绳索已经磨烂了手掌上的血肉。

苦苦坚持了10多分钟，山顶近在眼前。王文沙屏住气，腰、腿持续配合发力，终于攀上崖顶。顾不上处理手心的伤口，他迅速装上单兵侦察雷达，取出热成像仪进行侦测搜索。一番搜索后，王文沙果然发现了蓝军驻扎点。他立即通过北斗手持机向上级报告蓝军位置、兵力、装备情况和精确坐标，为指挥员下定决心提供了详实的数据。

站在夜幕笼罩的山顶上，眼前虽然是一片墨色，但王文沙的心中却仿佛看到了星辰大海，有着说不出的畅快。

“你站得低，山就会困锁你；你站得高，山就是你审视的对象。梦想是会上瘾的，特别是当你尝到甜头的时候。”这是王文沙写在笔记本上的座右铭，也是他在军旅征途上不懈奋斗的真实写照。

的风险也越来越大。从这一刻起，他得加倍小心。若从山口进入搜索，不仅要多绕行7公里，而且十有八九会被“敌”哨兵发现，任务将前功尽弃。最好的办法是翻越高地。但想要翻越高地，就必须先攀上一截七八米高、被季节性河水冲刷得下凹上凸的崖壁。

晨光熹微，距离任务终止时间越来越近，刘国幸下定决心攻克这段崖壁。他掏出匕首，在崖壁上掏出一个个手抓脚踏的窝。在攀爬至3米高的突出部位时，因手掌扳着的岩石松脱，刘国幸从崖壁上坠落，后背重重着地。疼痛袭来，他下意识地咬紧牙关，这才没有出声暴露目标。

幸好没有受伤，刘国幸快速爬起。“再来！”他卸下全身负重，用随身携带的攀登绳捆好，另一头绑到腰上，再次攀上崖壁突出部。这次，他用手扣住岩石棱角，一点一点挪动，艰难地攀爬至斜坡段。

快速拉动攀登绳，刘国幸将所有负重提上崖壁并穿戴好，然后从高地鞍部悄悄通过。此时天已大亮，刘国幸看到高地上的“敌”营全部构筑了地下工事，不过仍然有三三两两的人员正在出入洗漱。他找到一处掩体隐蔽，熟练地用跳眼法判定距离，手持北斗机发送坐标……

不到5分钟，漫天炮火倾泻而下，“敌”营迅速陷入一片火海。刘国幸按下腕上手表的停止键，计时器停在了9小时31分22秒。

奔袭

赵治国 范学龙



踩一脚就是一个小沙坑。奔袭了20多公里后，刘国幸大腿开始抽筋。他一边用拳头捶着腿，一边艰难前行。

一路上，刘国幸没有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在奔袭了4个多小时、近50公里后，他突然发现了一段若隐若现的车辙印。刘国幸瞬间兴奋起来，他再次展开

地图，对地形地貌进行仔细研判。凭着多年的侦察经验，他判断“敌”营很可能隐藏在前方一处高地的反斜面位置。

此时，刘国幸已筋疲力尽。他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，暗下决心：“向着目标，进发！”

距离“敌”营越来越远，刘国幸暴露

应变

王宁 汤文元



【人物名片】霍日兴，新疆军区某旅无人机侦察营下士。

心跳加速，面色通红，一股“火苗”从后脖颈快速蹿上霍日兴的头顶。他尝试保持镇静，左手紧握操纵杆，右手指尖狠狠地掐进大腿。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说些什么，可就是怎么也张不开口。

一场实战化对抗演练中，霍日兴所在的无人机侦察连担负着敌情侦察任务。凌晨，上级研判出“敌军”目标可疑行动区域后，要求他们在半小时内查明“敌情”。

夜幕掩护下，一架无人侦察机掠过雪花团进阿里高原的无垠戈壁。这是连队列装某新型无人机后，第一次单独执行战术背景下的侦察任务。根据训练经验和时限要求，飞行指挥组决定使用红外载荷实施目标侦察。

“怎么办，到底要不要提出来？”指挥控制方舱内，霍日兴环顾四周早已进入状态的战友，又看了看凝视着屏幕的连长，大家似乎并未察觉有什么问题。

搅乱霍日兴思绪的，是一个关于情报获取时效性的两难问题。夜间侦察通常采用红外信号识别，目标信息辨识度强，但飞行高度较低，滞空时间长，容易被“敌方”发现。然而，采用雷达广域成像锁定可疑目标，靠近后再使用红外跟踪，需要临时规划航线，无疑拉长了侦察时间，很可能放跑“敌人”。

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霍日兴感觉太阳穴的血管在胀张，紧张的情绪突然把他拉回到那个难忘的瞬间。几个月前，就在这个熟悉的操作席位上，他曾惶恐不安地盯着屏幕上闪动的报警信号。

那是一次高空长航时飞行训练。因

无人机刚列装不久，厂家技术员被邀请在旁指导。爬升过程中，无人机遇到不稳定气流，为了尽快达到巡航高度，霍日兴持续保持油门状态。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起，技术员判断，飞机发动机缸体过热，排温骤升，随时有爆缸危险。

“难道是操作失误？”第一次遇到特情的霍日兴陷入慌乱，他下意识地想把操纵柄塞给厂家技术员。

“冷静，听我说！”技术员一把将他按住，严肃地注视着他，“相信自己，大胆操作，还没到放弃的时候！”

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。霍日兴深深呼出一口气，重新握紧操纵柄……无人机最终安全返航。事后查明真相，为他守住了自信的底线，险情因发动机加油时一颗螺母松动导致，与操作无关。

“连长！”霍日兴的视线又回到面前

闪烁着的屏幕上。

“有什么想法说出来！”回应几乎在同一时刻发出。原来，连长早已从霍日兴惴惴不安的脸上察觉到一丝端倪。

“目标特征并不明确，采用红外识别很可能暴露自己。我请求规划临时航线，并改用雷达和红外综合方式实施侦察。”

连长看了看手表：“还剩17分钟，来得及吗？”

“我有信心！”霍日兴把视线拉回到临席的战友。两人默契的眼光交汇：“我们都有信心！”

规定时限内，无人机有效规避了反侦察，将目标信息传回指挥所。雪渐渐停了，载着胜利的喜悦，无人机平稳返航。

“无人机也有灵魂。”霍日兴始终这样觉得，“那是我们这群自信的侦察兵赋予它的。”